

朱伟 / 著

Shanghai Qiren Qishi

旁人不語真君乎
二〇一〇年
左直画時年
九十有五



上海滩 棋人棋事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海滩

Shanghai Tan
Qiren Qishi

朱伟
—
著

棋人棋事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滩棋人棋事 / 朱伟著. —上海:

上海文化出版社, 2016. 3

ISBN 978-7-5535-0478-0

I. ①上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围棋—体育运动史—

上海市—现代 IV. ①G891.3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308850 号

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

封面绘画 贺友直

责任编辑 李 昂 黄慧鸣

装帧设计 汤 靖

责任监制 陈 平 刘 学

书 名 上海滩棋人棋事

作 者 朱 伟

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 号

邮政编码 200020

网 址 www.cshwh.com
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印 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 14.75

字 数 220 千

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一版 201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5535-0478-0/G. 073

定 价 30.00 元

敬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

电 话 021-64366274

序

曹志林

朱唯力先生的文集《上海滩棋人棋事》就要出版了，我知道后由衷地高兴。

早在三年前，朱先生就很认真地对我说，如果文集能够出版，他一定要请中国棋院前院长陈祖德先生和我两个人写序。记得当时我半开玩笑半推脱地说：“有陈祖德院长为这本书写序，含金量已经足够，把我加进去岂不有画蛇添足之嫌？”看朱先生面露为难之色，我连忙拍胸脯补充：“如果届时万一有什么原因求不到陈院长写序，我保证做好替补队员。”

没想到三年之后，我的随口之说竟一语成谶——陈祖德先生两年前因病仙逝，而朱先生的书在第三年出版，所以当朱先生重提为书写序之事，我唯有连连应承：“义不容辞，义不容辞！”

我和朱唯力先生相识五十年，在《围棋》月刊共事十六年，再加上他的《上海滩棋人棋事》里收录的四篇长文，其中有三篇曾在《围棋》月刊上发表过，也都是由时任编辑室主任的我主审的，所以对朱唯力先生的为人处世，应该说我还是相当了解的。

朱唯力先生的人格有两大特质非常耀眼。一是做事认真，二是热心助人。就凭这两点，他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义务为上海业余围棋界做了很多事，同时也收获了很好的人缘和口碑。

我先来说说朱唯力先生的做事认真。记得哪一位名家曾说，但凡能写得一手好字者做事必认真。朱唯力先生就写得一手硬笔好字。他曾手抄了多篇古文

和佛经，其字的精雅度，完全不输于市面上的字帖和范本。我还记得有一件小事，从中也足以看出朱唯力先生“要么不做，要做就要做到最好”的行事风格。

那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，有不少围棋爱好者出门会自带棋具，因为木质棋盘携带不方便，纸质棋盘又不耐用，所以很流行的就是带塑料布的棋盘，但终究因质地太软而有诸多不便。朱唯力先生有次看到有个外地棋手带着个简陋的硬板纸折叠棋盘，便试着回家做了一块，感到不如意又重做，直到完全满意为止。过了几天，当朱唯力先生带着他的自制棋盘出现在棋室，满室棋友无不争相传看，一片赞扬之声。也难怪大家如此惊艳，这硬板纸的折叠棋盘做得如此精致，完全看不出有丝毫手工的痕迹，特别是用硬笔自画的盘面，竟没有一点瑕疵，完全可与印刷品媲美。当时就有一位棋友把朱先生悄悄拉到一旁，表示愿意用钱购买，朱先生正色道：“卖是不卖的，你若实在喜欢，我就送你一块便是。”此事传开，向朱先生求棋盘者比比皆是。据说朱先生为此竟在几年间共制作了七百余盘之多，全部白送于人。善缘如此广泛，朱先生的为人可见一斑。

我再说说朱先生乐于助人的事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业余围棋，坊间有许多自发的比赛。因为朱先生字好，所以有一次比赛，有人就请朱先生制作了一张对阵成绩表。由于朱先生的一丝不苟，成绩表做得相当精致。从此业余围棋凡有比赛，都必请朱先生制表，而朱先生也是有请必应，乐此不疲。比赛结束，

朱先生又会忙着为留下的棋谱刻字油印，最后装订成册，分发众人。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朱先生做这类事，绝大部分都是义务奉献，而他能收获的就是认识了一批又一批的围棋爱好者。可以说，在对业余围棋界的了解上，大概上海滩没有几个人能出其右的。

在我本来的印象中，好像写作并不是他的长项，但他在《围棋》月刊上发表的《304 棋室轶事》《襄阳公园棋人棋事》《“文革”时期围棋轶事》，却在读者中好评如潮，让我不得不刮目相看。当年在《围棋》月刊评选最佳文章的读者投票中，朱先生的三篇文章票数也都名列前茅。我想其原因或许正是因为他对棋人的熟识，他对棋事的亲历，才让他能够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，把棋事叙述得有血有肉，从而博得了读者的喜爱。从文化的角度看，这些文章生动地从一个侧面记载了上海滩一个时期围棋的历史，它不但有留世的价值，也是朱先生对上海围棋作的一点贡献。我愿意借此机会，向朱先生表达我对他的敬意。

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喜欢《上海滩棋人棋事》这本书。

2015年11月9日

目 录

304 棋室轶事

学棋伊始 / 3

最初结识的棋友 / 5

徐姓棋友 / 6

贤内助 / 11

小臭臭 / 12

朱 桦 / 13

癫痫棋手与疯子棋手 / 14

老棋手掠影 / 15

冯小秀 / 17

“鸭子”——张后昆 / 18

棋室里的便衣警察 / 19

美国初段 / 20

304 棋校围棋训练班 / 21

少年棋手 / 24

女棋手 / 26

放弃一次当教练的机会 / 27

304 棋室围棋升级赛 / 28

参加围棋升级赛的棋友 / 30

“三金”素描 / 35

老搭档 / 39

朱福源 / 40

范春水 / 41

赌彩者 / 45

董文渊 / 48

戴文龙 / 52

与刘大将下棋 / 53

中日围棋比赛 / 55

中日女棋手首次交锋 / 58

围棋分组升降赛及其他 / 60

304 棋室关闭之谜 / 64

人去楼空 / 66

襄阳公园棋人棋事

襄阳公园的茶室 / 71

顾水如 / 72

王幼宸 / 73

杨寿老 / 75

董文渊 / 76

汪振雄 / 77

赵氏兄弟 / 79

少年陈祖德及其围棋伙伴 / 81

“周文王” / 84

“孟夫子” / 85

黄船长 / 86

“鬼头刀” / 86

杨武之 / 88

第一次打击 / 89

“文革”带来的劫难 / 91

争夺“阵地” / 93

釜底抽薪 / 94

看今日的襄阳公园 / 95

“文革”时期围棋轶事

“小新成”棋室 / 101

“桃园”茶馆 / 102

“五福楼”茶馆 / 104

风暴来临 / 105

抄家 / 106

捡便宜的人 / 107

“西宫”棋室 / 108

在棋友家弈棋 / 109

朝鲜医生家 / 111

车祸 / 112

通北路茶馆 / 113

窦国柱 / 115

公平路茶馆 / 116

与顾水如弈棋 / 117

金蕴中家 / 119

老棋手的晚年 / 121

章照原和尤伟良 / 124

李鸿钧和虹口一中心 / 126

围棋邀请赛 / 127

靳文翰家 / 129

陈苍麟 / 130

金蕴中 / 132

钱得胜父子 / 134

小杨晖 / 135

芮乃伟姐弟 / 136

邱百瑞教练 / 137

王成是 / 139

诸鸿恩 / 140

柳曾符 / 142

林 勉 / 144

新四军中的棋迷 / 146

我在宛平路小学 / 147

“货郎”教练 / 149

棋童与家长 / 151

插队棋手 / 152

1976年 / 156

围棋高潮的年代 / 156

编辑生涯十六年

我进《围棋》月刊当编辑 / 161

《围棋》月刊的创立及其他 / 162

《围棋》月刊的藏书 / 163

编辑与作者 / 165

- 曹志林 / 166
- 吕国梁 / 169
- 赵之云 / 170
- 李松福 / 172
- 我被《围棋》月刊辞退的风波 / 174
- 转战《民主与法制》 / 174
- 重返《围棋》编辑部 / 176
- 观摩与采访 / 177
- 赛场执法 / 181
- 与读者交朋友 / 186
- 笔名探秘 / 187
- 两次中风 / 188
- 日本棋友冈崎正博 / 192
- 星期天的弈棋活动 / 194
- 上海文化科技界围棋联谊会 / 195
- 当日本人的老师 / 196
- 集 邮 / 197
- 我参加过的比赛 / 199
- 和张劲夫下棋 / 202
- 少年常昊之泪 / 204
- 应氏围棋规则 / 206
- 访日散记 / 207
- 《围棋》月刊存在的问题和改革之议 / 215
- 竞争者终于出现 / 215
- 《围棋》怎样变成《新民围棋》 / 217
- 《围棋》月刊的终结 / 218
- 后记 / 220

304
轶事
棋室



学棋伊始

我初次接触围棋，是在 1948 年读初三的时候。一天，有位姓李的同学带了一副围棋到教室来，教了六七位同学下围棋，我便是其中之一。那时，我连一个围棋术语也没听说过，只懂些最初级的吃棋手段，什么定式、布局、手筋等全不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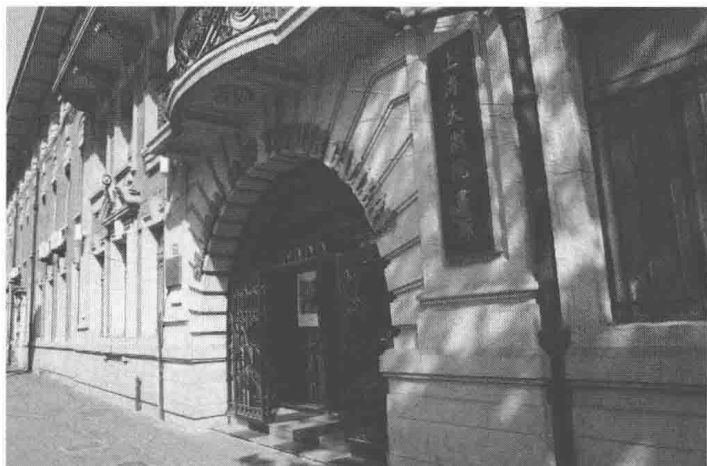
我真正学围棋，是 1959 年。那时因为发现有一处地方，去下棋不用花一文钱。那就是黄陂北路上的中苏友谊馆的棋室。那里既可读报，也能下象棋、围棋；租用棋具，不需证明或抵押。那时，我买了三本围棋书，就是刘棣怀、林勉等编写的《怎样下围棋》《围棋布局初步》和《围棋定式基本知识》。每天，我晚上在家看围棋书，下午便去下棋，逐渐对围棋有了一些理解，懂了一些基本知识。

在棋室里，我最先是与一位老者及一中年妇女下棋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我才能拿黑棋与他们对阵。后来我认识了陈华钦棋友，他那时也刚学围棋。但不久便不再到友谊馆来了。

1960 年初，我在友谊馆大门口再遇陈华钦，才知他正在友谊馆隔壁的 304 号棋室下棋，那里是许多围棋好手常去的场所。那时陈华钦已与赵之华、之云兄弟，李道传等好手相交，他棋艺也大有进展。他劝我看刚出版的《围棋》月刊，说好好看，棋力可长三子，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有个“304 棋室”。

1960 年 6 月，我进广慈医院治疗肺结核病，医生采取了当时流行的导管滴药疗法给我治疗，住院两个月获得满意结果。出院后，我鼓起勇气去了黄陂北路 304 号棋室。

黄陂北路 304 号棋室，简称 304 棋室（一般棋友干脆叫它“304”），外貌毫无出奇之处，从大铁门里靠南的小边门进去，从外表看不出此处是棋室。这里原本是跑马厅内的外国宾客光顾的酒吧间和地滚球场（保龄球场）。地滚球场后来成了围棋训练班的训练室。304 棋室有一大两小间，大间的两旁靠墙安放着



＞ 原 304 棋室门前（进门从右侧一小门进入棋室）

皮沙发，棋桌较低，很适合下棋之用。整个棋室最多可容纳五十多盘棋。一到夏天，棋桌都搬去了室外空地，那儿因楼高，没有阳光照射，却有微风习习，十分凉爽。

304 棋室地处市中心，交通极为方便。棋室开放时间为下午 2 时至晚上 9 时 30 分，进门泡一杯茶，付费 1 角，棋友们便可一直弈棋到闭门时。晚饭时分如上街去吃东西，只要把茶杯藏在某个角落就行了。由于交通方便、价廉、开放时间长，故受到普遍欢迎。自 1959 年秋创建起，围棋高手和各区爱好者便云集于此。曾经的全市围棋活动中心品芳茶馆退出了历史舞台，304 棋室起而代之，从此成了全市围棋活动的中心。

我初进 304 棋室时，心情很兴奋，又很紧张，因为自己棋艺很差，只怕被人耻笑。所以进了棋室，捧了一杯茶，只是观棋，却不敢找人下棋。我想先观察一下此地的弈者水平如何，自己是否够资格坐下来对阵。如此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，发现弈棋者中，有水平很高的，但也有与本人水平相近的“低手”，这样，我的自卑感就逐渐消减，自信心稍稍上升。

最初结识的棋友

一个多月以后，我终于敢坐下来弈棋了，从而结识了第一批棋友。

张金发，苏北人，后来才知他是五角场菜场卖肉的营业员。在夏天，他敞着胸怀，挺着大肚子走进棋室，真有点像鲁智深的样子。他的棋艺不高，但落子如飞，常在劣势时以“鬼头刀”反败为胜，自称这是张家枪，“不要看你怎么占优，只要张家回马枪一使出来，你就完了！”因此大家就奉他一个“张家枪”的绰号。

王铭，也是苏北人，不过是高级知识分子，因被划为右派而落魄。后经棋友吴众介绍，在几所大学当代课教师。他身材高大，而脾气和顺，从不因下棋与人争执。可他下棋却是粗疏成性，打劫时常常找瞎劫，因此被大家称为“瞎劫王铭”。每当他打瞎劫输了棋，大家都在棋桌旁高声起哄：“瞎劫王铭！”

吴众，是1938年参加新四军的干部，在学校担任行政工作。他棋艺一般，但乐于助人，所以人缘不错，在棋界认识的人很多，1963年曾担任过上海市围棋比赛的副裁判长。通过他，我又认识不少人。

戴源瑞，原在天津一企业工作，因高血压而一直住在上海。他长得胖胖，人称“胖老戴”。他棋艺亦不高，不过六级水平（请注意，当时没有业余段位的概念，级位在人们心目中是与国家段位相衔接的。故当时六级约相当于现在的二级。本文中以后的级位都以此为准），但自视甚高。记得1963年时，有一次我与他下棋，已吃了他三大块棋，优势在百目以上，但他仍不肯认输。我也不肯见好收兵，还想再吃他的棋，不料随手一步大错着，落子后马上发觉，本能地想把走下的子取起。老戴迅速伸出手掌按住我的手道：“不能悔棋！下棋最重棋品，大丈夫落子无悔，要有宁输一百目也不悔一着的勇气！”当时我羞愧难当，把子放回原处。由于此着之错，他三块死棋复活，还吃了我一块“棋筋”，从而反败为胜。这件事留给我终生难忘的印象。从此我再也不随手落子，更不会悔棋了。

华兆熊，是位商业工作者，那时大概是在长病假期间，所以能有空天天来棋室。他为人谨小慎微，下棋时也极小心谨慎，选择对手时也回避强手。如此，尽管努力，棋艺虽曾有所进步，但久而久之，终究还是停滞了。

张景辉，是曾留学日本的矫正口吃缺陷的医生。在五六十年代，私人开业者极为罕见，他当时却就是一位私人开业的医生。每次招收数十名有口吃缺陷者，用上课形式帮助患者矫正口吃，成效显著。他住在河滨大楼，卧室旁另有一间大教室，室内墙上挂满治愈者送的锦旗和开班结业后的团体照。张景辉为人和善，文质彬彬，很重礼仪，与我见面，总要先握手，口称朱兄，其实他比我大十几岁哩。他下棋很认真、很慢，每次到棋室就下一两盘棋。所以尽管棋艺不很高，但棋局总能反映出本人的水平，而不下不动脑子的“卫生棋”。

郑少峰，申新九厂的高级职员，早已退休。郑少峰是棋界较有声望的老棋手，人们都称他“少老”，并无一人称他的姓名。我认识他时，少老年已七旬，年纪大了，棋艺减退，但初时仍能让我二子，使我难以招架。少老为人和善，凡有邀弈，来者不拒，所以大家都喜欢找他下棋。老人家是力战型棋手，吃棋本事很大，但未免有些务杀不顾，常会把绝对优势的棋再输掉。不过他对输赢都看得很淡，胜负从不形之于色，老年人能这样下棋，才是长寿之道。少老的老搭档是**王菊人**，原在龙华飞机场工作，人称“王老”，熟人则称他“飞机王”。王老的棋艺比少老略差一点，也是位没有架子的和善长者。

1963年，我与上述几位棋友一起到张景辉家去下了一局纪念联棋，晚上同赴新雅酒家聚餐，纪念我们相识三年。

徐姓棋友

棋室里姓徐的棋友很多，这里想介绍自己较熟悉的几位。

徐通增，是我在304棋室认识较早的棋友。从进入304棋室到“文革”时期，我们一直保持密切关系。这是因为我俩的性格比较相近，都很坦率、诚恳，不喜虚伪做作；都喜欢看书，而且棋艺也同步增长，一直处于同一档次。

我们常在棋室关门时一起步行回家。在“文革”时期，我们一些棋友有时就去他家弈棋。

我和徐通增在弈棋风格上有很大差异。我喜欢下快棋，但下快棋时容易走随手棋，出差错，计算也不够准确，只有在下慢棋时才好些。而徐增通却是长考型棋手，善于思考，出错较少，下棋非常认真，一个下午一盘棋。所以尽管我们经常在一起，但对弈却并不多。我和他曾下过两局长考棋，一局棋费时8小时20分，一局超过11小时，这也是我一生中用时最长的棋局。80年代后期，徐通增去了美国。

徐福樟，是我在1962年时认识的棋友。后来到“文革”时期，他和通增与我一起学太极拳，每天在襄阳公园见面。所以他也是我很熟的朋友。徐福樟有较好的下棋天赋，进步很快，三年后他的棋力便超过了我。在“文革”初，他已具有执黑与上海高手朱福源等相抗衡的实力。徐福樟的父亲原在中国银行做事，后来家庭遭受到很大变故，全家搬出了中行别业，靠母亲在菜场当营业员来维持生计，所以他的性格上有着一一种压抑感。



＞“文革”时期作者（右）与徐福樟在襄阳公园弈棋。